

# 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sup>1</sup>

谢旭斌，李雪娇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是时空语境下景观发生、发展、演变的整合过程，是群落自然地理景观和人类聚落文化相互作用的体现。通过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特性、生成机制及发展变迁等进行论述。研究得出：①自然环境、地理物候与社会生活场景生成了湖湘村落的景观空间结构与艺术风貌。②景观的生成与变迁受自然地理空间、产业经济、审美伦理与文化遗产的影响，同时受“兴、生、觉”的生成机制的影响。③国家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的内外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促进村落景观发展变迁的动因，应遵循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对传统村落景观进行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关键词】**：湖湘文化；传统村落；景观；生成论；民族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3)10-0170-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23.10.017

我国传统村落是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生态等价值，以乡村社区及其住民为主体，形态多样的人居环境和风貌，也是一个具有生成特性的、有机的整体文明文化体系。传统村落景观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特征，不同地域的自然矿物资源与气候条件，往往决定着不同地域适宜人居的建筑形制；而不同的民族村落建筑，又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情趣”[1]。国家话语层面高度重视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容村貌提质，相继提出了“美丽乡村”发展战略(2013)，“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发展要求(2015)，《国家传统村落保护条例》(2016)，乡村振兴战略(2017)，“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的现代乡村建设目标(2022)等。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强“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是先民在地理环境中长期生产生活的文化经验的表达，是内化在文化基因里的思维方式，也是人地关系深层次根本观念的空间显现[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景观面临着现代化变迁与转型的困境。在国家大力保护传统村落的宏观背景下，客观认知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研究、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及其生成系统环境，探索其生成机制及变迁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有助于推动传统村落的景观传承与保护，为培育生态绿色、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提供创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传统村落景观是人们表达思维观念的载体，更是承袭生活智慧的物化形式，在景观生成中蕴含着人们能动性和经验性的审美内觉。传统村落中人与天和、物我一体的空间特征，是先民在地理环境、产业经济、民俗礼仪等影响下，通过实践创造而生成的景观空间形态。传统村落景观研究涉及到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村落景观规划、生态作用、文化价值、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地理学领域关注聚落用地与布局问题，基于景观格局指数[4]、核密度分析[5]、GIS空间分析[6]等研究方法，探究了地理景观形态结构、格局演化进程与机理响应等多尺度层面对村落景观空间的建构[7]。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经济活动层面对人地关系进行研究，在乡村聚落研究中侧重于聚落格局和演变的经济和地理现象解释[8]。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景观基因”[9]学说系统性构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10]，关注景观基因识别和表达机制、基因图谱单元模型、基因图谱应用开发等[11]，开展乡村旅游开发与规划、村落空间治理与景观保护等应用性研究[12]。

<sup>1</sup> 收稿时间：2023-06-12；修回时间：2023-09-20

基金项目：中南大学“高端智库”项目(502901002)

作者简介：谢旭斌(197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哲学、艺术人类学、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  
E-mail: 346797383@qq.com

景观生态学研究强调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效应[13]，通过“斑块、廊道、基质”模式分析区域内各要素组合的景观格局及其优化策略[14]，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研究语境下，以人的存在和社会空间演变为基点审视乡村景观，从“审美历史地理学”[15]的角度指出原始自然崇拜是乡村文化景观生成的文化心理动因，这与早期人类认知、劳作生产布局以及生活流程运作密切相关，进而发展演绎出文化空间、文化符号、文化形象等景观美学表征，映射出景观文化与地理环境、社会空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学者们关注到了村落景观具有空间分异性和时间变迁性[16]，对不同语境和视角下的村落景观变迁与生产展开了个案对比研究[17]。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当前传统村落景观的研究集中于景观格局、空间实践、生态共生、景观美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对景观生成逻辑、文化内因及变迁发展的探讨。

湖南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拥有朴实多样的村落景观形式，也有着极具地域特色文化（“湖湘文化”）和艺术价值的传统村落建筑，对湖南省域内的传统村落可命名为“湖湘传统村落”。本文以湖湘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首先，立足田野考察与寻访调研，考察了五宝田村、刘家古村、腊元村与外沙村4个不同区域和类型的湖湘传统村落，对村落历史文化、景观建筑、产业经济及变迁历程等进行了深入调研，为研究提供了数据与实证基础。其次，基于景观生成视角，挖掘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及变迁过程，诠释其发生、发展与转化的影响因素及过程，进而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生成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民族文化间的内因、机制、动能与表征的关系。再次，结合古代生成美学智慧论述景观生成与的文化内因。最后，针对村落景观发展与变迁的现实问题，提出优化策略。

##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1 案例村落

湖南省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704个传统村落中，较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地理位置较偏、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湘西、湘南和湘中地区。该区域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地貌由山地、丘陵、河湖构成，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本研究选取了湘西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湘中新邵市巨口铺镇刘家古村、湘南郴州市桂阳县腊元村和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4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案例地，原因如下：(1)五宝田村作为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之一，属于血缘聚居型山地聚落。村中山、水、林、田、地、建筑等景观要素错落有致，是湖南山地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2)刘家古村基于交通区位优势，产业经济影响并带动了线性景观空间的生成。适宜流通的资源优势为景观变迁创造了条件，属于交通带动型村落。(3)腊元村作为拥有六百余年历史的传统村落，重教明礼，家族文化鲜明。民居宗祠、庭院空间、门楣文化等村落景观主要在宗族文化影响下生成和变迁，属于文化“内觉”型村落。(4)外沙村在传统官家文化和古代规划理念影响下，村落景观具有鲜明的礼制文化特征，属于礼制教化型村落。

以上4种类型的传统村落既代表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交通区位与历史文化下生成的景观特征，也是城镇化推进与乡村振兴发展下的湖湘传统村落的缩影。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探究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发展、变迁，以及在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 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与考察对象均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第1~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基于实地勘察、田野考察和追踪寻访获取研究数据信息，过程如下：(1)初步考察：2015年8月起，初步考察了五宝田村的村落选址、堪舆规划、建筑结构与材料工艺等，对村落景观格局有了初步认识。(2)深入考察：2016—2017年，对五宝田村开展实地测绘与民众访谈，深入了解村落景观的生成过程及聚落变迁路径；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先后对湘西、湘中和湘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开展了九次田野考察，通过寻访溯源、田野测量、无人机航拍等方法，对刘家古村、腊元村和外沙村的景观文化及其生成原因、景观保护及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调研和思考，并撰写“拯救老屋行动”系列寻访手记。(3)跟踪考察：2015—2019年，先后8次赴五宝田村进行跟踪考察，对村落景观的变迁发展开展调研。2020—2022年，多次赴湘中和湘南地区对传统村落进行跟踪考察与对比。(4)考察回访：考察过程中与当地村民和政府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考察回访了解村落变迁、发展现状与未来规划，增强了研究的可持续性。

## 2 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特征及生成机制

### 2.1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及生成因素

湖南多山地、丘陵、岗地的复杂地理环境与奔流不息的湘、资、沅、澧“四水”水文及流域景观特征，影响着传统村落的选址朝向、空间组成、景观格局与景观风貌。结合村落田野考察，本文依据区位、地形、水文、交通、历史、文化等关键要素，分别选取了血缘聚居型的地山聚落五宝田村、依托交通干道形成线性空间格局的刘家古村、民族审美文化浸染下门楣文化盛行的腊元村和具有礼制文化表征及审美意蕴生成的外沙村4个具有代表性的湖湘传统村落，论述景观生成的影响因素及内在生成机制。

#### 2.1.1 五宝田村：基于山地聚落的景观生成

五宝田村位于怀化市辰溪县东南角，地处雪峰山余脉罗子山南麓以西、武陵山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是一座血缘聚居型的地山聚落。根据辰溪县志所载：五宝田村所在地区地貌类型为侵蚀构造中山区，多为森林区，山地多，平地较少。村落景观格局的生成与地形密切相关，同时，受依山而建、择水而居的环境生成思想的影响，选址遵循了模山范水的环境生成观。在景观生态格局上，村落的耕地、林地、水域、路网及聚落建筑用地构成镶嵌体分布，背靠绵长的龙脉山，前偎玉带溪，地形地貌呈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四面山脉主要为山地森林，中间开阔的平地主要为农田耕地，玉带溪呈飘带状穿村而过，潺潺流水常年径流不息，形成了“四面青山环绕，一弯秀水相依”的整体格局和“人、山、水、村、田、地”统一的生态全息图[18]（图1）。从平面布局看，五宝田村遵循等级有序、功能有别的空间分布，形成以祖屋为中心向四周布局的聚落空间；在功能上居住区、文教区与休闲区分区明确；道路流线呈人畜分道、内外分道、五纵九横分布。从地形梯度看，五宝田村顺应依山麓海拔分区的规划观，呈现出“聚落耕地组合—梯田林地组合—产业经济林地”的景观垂直格局，景观梯度层级演变分明，在全域空间内形成生态性、秩序性的景观格局。

五宝田村落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虽山峦高叠、地势险要、交通闭塞，但生态自然、植被丰富、溪水清澈。自然景观的生机、生气往往容易激起人们对自然本真的审美感受，以及对生命意义、自我精神的思考[18]。在建筑形态方面，五宝田村的民居依山势而建，民居院落坐东朝西，屋宇连绵，屋面飞檐翘角，生成昂扬、生机气象，彰显“兴腾”审美之势。耕读所作为村中的文教场所，建筑审美给人秀丽、轻盈、儒雅之气，与青山、绿水、稻田等自然环境交相辉映。门额上的“三余余三”“源源而来”，教育后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同时勉励学子活学活用，勤于思辨。在景观艺术图式上，五宝田民居建筑的门楣、堂屋的梁柱以及窗户上至今仍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阴阳八卦图形的习惯，蕴含着浓郁的生生意蕴。八卦图形又与寿字纹、太极纹、太阳纹同构结合，其生发的文化语义、精神力量与创生无限、绵延发展的审美内蕴，是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经验总结和认识的结果。材料工艺与艺术装饰方面，五宝田村依靠青竹石自然矿物资源特色，发挥青竹石的适宜雕刻、耐磨特性及青竹色泽，生成了清新文雅质朴、山水波纹交替、草绳兽纹穿插的景观意象，同时雕刻的兰花、石榴与其山间植物景象遥相呼应，一派生机盎然气象。“生”的审美机制由此可见，在情景中交融、意境中相生，映衬出人们的审美栖息观，以及祈求富贵吉祥的生命观和精神愿景。

#### 2.1.2 刘家古村：线性空间与产业经济共筑的景观生成

刘家古村位于邵阳市新邵县巨口铺镇北部，距离镇政府约1.2 km，省道S217贯穿其中。该村村口与省道相接，相较于五宝田村，交通可达性更强，地理位置也较为优越。刘家古村受地形和交通干道影响形成线性空间格局。村中至今保存有一条石板古官道，官道总体呈北高南低之势，北临娄底，南界永州，是古时宝庆府来往官员和商贾通行的重要商道（图2）。据《刘家村志》记载，“明朝年间，巨口铺镇曾为宝庆府的四大名铺之一，修驿道（今称官道）建商铺，商业十分繁荣。”直到新中国成立初，这里仍是联系周边的重要通道和区域商品交易集散地。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上等石材、竹子、木材等原材料的流通，汇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由此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为村落景观艺术的审美生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而，在自然环境、产业经济与手工艺文化土壤的共筑、共融下，生成了精美细腻的石雕、竹刻、木雕等传统民间艺术。刘家古村现有窗棂门

簪上的图形纹饰，不仅有宝庆竹刻的器型，也有雕工复杂、刻法老道的手工技法；不仅有构图饱满、形象生动的玉兰、荷花形象，还有文房四宝、暗八仙等文化主题的艺术审美表征（图3）。镌刻在石础、砖墙上的万字纹、瓜瓞纹，蕴含了生命绵延不息的审美意蕴，无不体现出人们思维的能动性、启发性及其“内生”作用。人们“通过直观性、事实性、经验性的思维方式，并受自然万物生机与生物季相变化影响，在景观物象中体验生命的存在、感悟生命的本源，感知自然教化的意义”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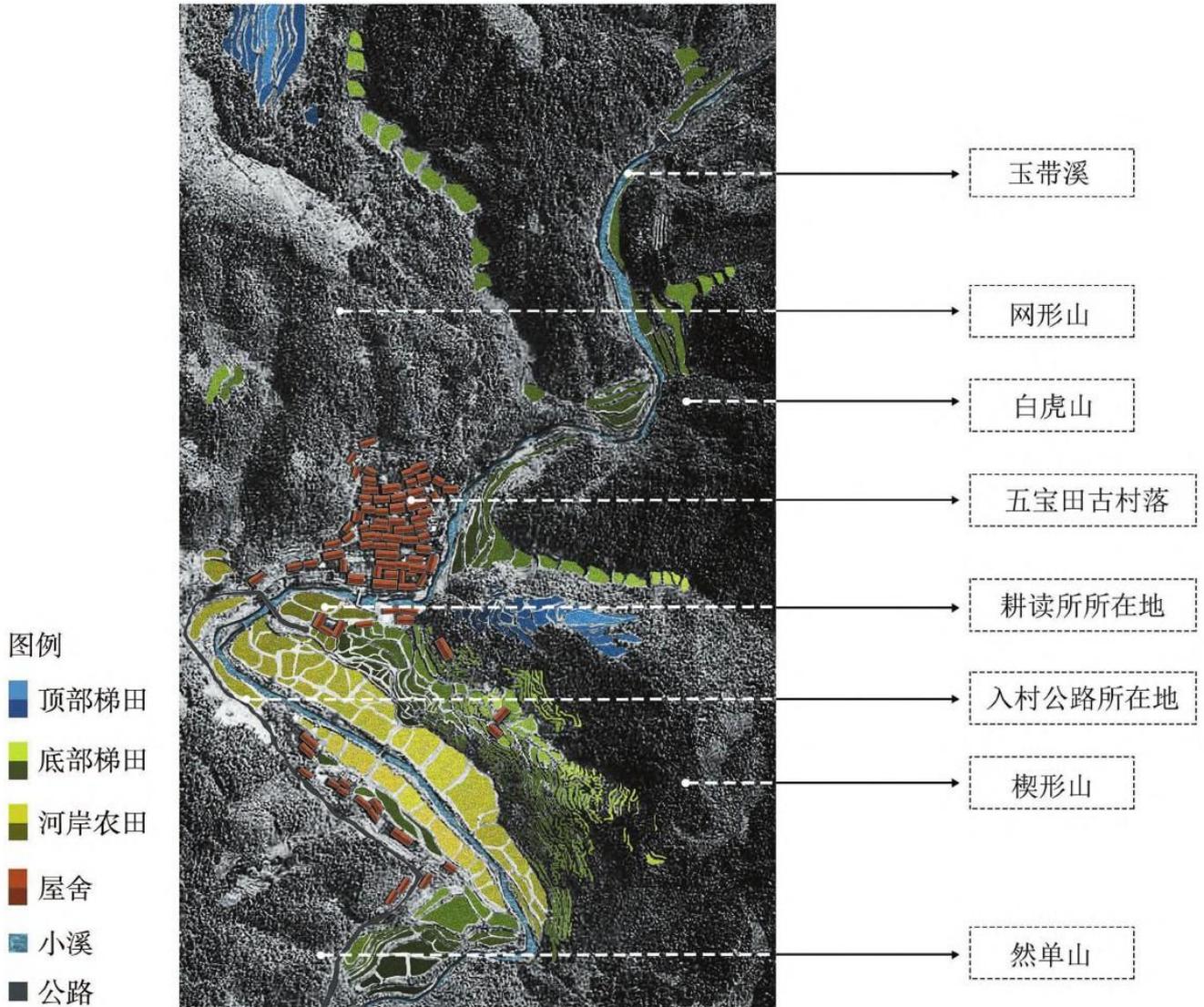


图1 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的景观格局

刘家古村充分利用线性空间便于流动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经济适宜流通的资源条件，引导并推动了商贸、人流、文化、思想、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聚合、流动与传播，为当地经济与文化发展注入了生命活力，这也是刘家古村在历史上能够大规模营造院落、民间手工艺盛行的重要原因。动态性、开放性与融合性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了刘家古村景观类型多样、手工技艺精湛、产业经济发展兴盛的审美生成，营造出传承湘中地域文脉、凝聚艺术创造智慧的村落图景。

### 2.1.3 腊元村：民族文化与“内觉”心理的景观生成

腊元村地处湘南丘陵地区，背倚乌帽山，前为乐水河，南北向为农田（图4），村落建筑景观井然有序。分析景观生成原因，一方面受丘陵地形影响，聚落布局较为集中，“村庄与山水田林呈现依山滨河靠田的整体意象，以及顺应山水的生态格局”[20]；另一方面，受家国宗族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以陈氏宗祠为中心聚族而居理念，经六百余年发展而绵延不息。人们基于文化“内觉”心理，以对家风族规文化的恪守与传承，延续着对家国、族群的认同。由文化内觉促发景观生成的过程，是人们集体价值观内化与认同的心理过程，也是人们将艺术审美、精神慰藉与愿景希冀赋予景观显现的外化过程。“人们内心的善良、怜悯、感怀、感激等构成审美内觉的‘底色’，在传统村落中被转化为对祖先的慎终思远，或转化为孝、义、忠、信等道德礼仪”[21]。宗族礼法、耕读教化、孝友传家的优秀民族文化基因，在腊元村景观中生成了独特的“门”文化（图5）。“门”文化中既有生成于自然景象的“晖朝圆满”“群芳競秀”“春意盎然”“春华秋实”“郁馥兰芝”等景题，也有对后辈给予厚望的“光前禄后”“学成在望”“锦绣前程”等格言训诫，更有生成于家风族规的“乐善家风”“文礼家风”“耕读传家”“忠孝持家”“勤俭持家”“和为贵”“谦受益”等门楣匾额。在族群“内觉”及审美价值维度，其表达内容蕴含家园共栖、睦邻友好的民族文化基因，彰显出腊元村对宗族伦理、道德品质、家族品行、人文精神的恪守，体现了浓厚的德治礼教观和艺术审美观[22]。



图2 邵阳市新邵县刘家古村地形图



图3 刘家古村的木雕艺术图式



图4 郴州市桂阳县腊元村景观风貌

### 2.1.4 外沙村：礼制文化表征及审美意蕴的景观生成

湘南的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沿着村外自西南向东北流向的耒水而建，呈狭长形布局。外沙村人杰地灵，人文荟萃，是明朝太子太保朱英的故乡。朱氏家庙太保第（祠堂）是该村最高的古建筑。受官家文化、礼制文化影响，村落总体遵循“前栋不能高于后栋，总高不能超过祠堂”的规划理念，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村中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祠堂、古书院、古书屋等建筑，以及古代象征着文化和功名的两对桅子石。外沙村的景观艺术中，具有“生生”意蕴的八卦图式普遍应用在建筑的梁柱、门簪、门楣、门额上，强调阴阳生成思想，把阴“--”、阳“—”作为万物化生的基础，表征人类“内在生命”的艺术形式，具有神秘的内生力量与外化的生机意象，映射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外沙村盛行的门簪文化，主要以乾坤两卦形象对称布置，或内围阴阳鱼外围8个卦爻、或乾坤卦象结合花卉图形而成（图6）。从生成角度分析，受我国古代哲学“天道”“天人合一”“整全世界”观的影响，村民把天一地一人作为具有同一性、一体性的有情世界。因此，“天人同性”“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主体间性是同一的、和谐的。同时，景观图式的生成受湖湘理学文化与“天道生生”生成智慧的影响。《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表示宇宙万物由乾卦滋生开始，由乾卦统领天地宇宙，即乾卦是代表万物的本体、根源，代表生命的来源。“天道生生”以八卦图形表征先民“生命世界”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母题，是具有世界本原生成的内生法则与万物本根生成意义的“生成系统图”。



图5 “乐善家风”门楣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1。

## 2.2 “兴、生、觉”的生成机制

上述 4 个村落景观的景观生成可以概括为“兴”“生”“觉”为特征的思维认知与生成机制。从感官到审美感知的体验，从客观对象到审美主体的评价，以及审美“对象化”的呈现，是一种生成机制的方式。湖湘文化受儒道文化思想的影响，“天道生生”为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的主旨意象。通过村落建筑、民间艺术、楹联匾额、雕刻装饰等景观显象，生机活力的景观生成特征与兴、生、觉的审美生成方式，将天道生生的审美特征显现出来。

“兴”的生成机制。“兴”即兴起、兴腾、兴旺之意，是审美主体对客观对象开启审美认知的一种主观能动的精神状态。今道友信认为“兴是一种情感的兴腾”[23]。“兴腾”作为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兴”具有“升”“振”之意，其审美具有多重性、迷漫性、感悟性。通过“兴”而形成的审美心理，是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由下至上的审美生成机制，即由物至道、由象至境而生成的审美方式。反映在传统村落的地理与物候中，耕作地形、土壤环境、时令节气、光热条件等直接影响到农作物选择与农耕规律。农耕兴家的五宝田村，村前和山麓上的农田依据时令种植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并按自然规律合理布局。村民们祖辈总结出的谚语俗语，如“东晒园（菜园），西晒田（稻田）”[18]等，均蕴含着自然科学道理，同时也生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具有层次感和韵律美感的农业景观。在节候的影响下，动植物随季节变化呈现出草木枯荣、昆虫发蛰、候鸟往来等具有周期性的生命现象，由此展现的生命节律直接触动着人们“兴腾”感受。农作物欣欣向荣的风貌气势、动植物灵动生机的生存状态、人们生产实践的繁荣景象与兴盛的愿望，共同生成了传统村落兴旺、活力的生息图景。人们感受“兴腾”的景观气质，触发到审美“心灵”，或达到“天道、人道、自然之道”的境界，有意识地通过承袭、摹仿、转化，使自然“对象审美化”，进而生成诸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物我一体等村落堪舆思想，创作出蕴含生命活力的景观图像。这是一个合目的性、规律性的审美认识、生成与自然创造过程。



图 6 郴州市汝城县外沙村门簪八卦图

表 1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区位 | 村落名称 | 地理特征  | 景观审美表征                                       | 主要影响因素  |
|----|------|---|--|---|
| 湘西 | 五宝田村 | 位于山地森林地区,地处雪峰山余脉罗子山南麓以西、武陵山以落整体格局;民居依山势叠建的聚落空间防卫思维;就地取材,辰溪县储量丰富的青竹石对建筑东的崇山峻岭之中。背靠龙脉山,形态;以青竹石雕刻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取材具有直接影响;本土植物对建筑装饰纹样的影响;前假玉带溪,地形地貌呈四周高、中;普遍应用于建筑装饰上的太极八卦符受湖湘理学先贤周敦颐《太极图》及《太极图说》影 | “四面青山环绕,一弯秀水相依”的村                            | 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人们具有忧患意识与                             |
| 湘中 | 刘家古村 | 位于丘陵地区,地处老子山南部,四面群山环抱,蜿蜒谟公河村落空间格局;以宝庆竹刻、石刻为代表材料,促进了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具有地域特征的植自北向南纵贯其间,省道S217贯的民间艺术;民居门簪上的八卦图式穿其中   | “龙盘虎踞,趋吉辟邪、广进财源”的                            | 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能工巧匠聚集,加之优质原                            |
| 湘南 | 腊元村  | 位于丘陵地区,背倚乌帽山,村前为乐水河,南北向为农田  | 以古宗祠为中心的村落布局;门楣、匾额、门簪文化艺术盛行                  | 绵延不息的宗族文化影响了人们内心对家族家规的恪守,使得村落景观中蕴含了深厚的德治礼教观和艺术审美观 |
| 湘南 | 外沙村  | 位于丘陵地区,沿未水而建  | 狭长形的村落空间形态;“前栋不能高于后栋,总高不能超过祠堂”的空间布局;门簪上的八卦图案 | 地理风貌、传统宗族观影响了村落的空间布局;湖湘理学文化影响                     |

“生”的生成机制。“生”是生命力的象征和体现,是对生命活力、景物生息的本质追求,体现了“阴阳相生”“共振共生”的哲学观。生的生成机制主要通过直觉感悟、触觉体悟、感官联想、精神观照的方式发生,并物化于村落景观图式中。这是“本根”“在地性”层面的生成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的生命活力与气势动力,是一种生机活力的心理反映。“生”的机制一方面是指在阳光、雨露、种子等要素影响下,自然万物遵循衍生规律,在原生性的状态中由地而生、由母孕生的“自然生长”与“产生”机制;另一方面,既指生命体所具有的生命力与生存的状态,包括抽象出来的气势、生机、精气神等表征状态,也指由审美感悟上升至审美移情及体验的审美机制。

“觉”的生成机制。“觉”即审美内觉,是从审美主体的内在性、自由性、社会规定性角度进行的内控与促进机制。从审美的社会性来看,审美生成于审美伦理与审美教化为导向的社会层面,即以反映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伦理思想为主旨的文化与审美自觉意识。审美自觉体现在由社会关系、宗法制度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在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体现在以宗祠或祖屋为中心的布局观、诗词楹联的语义符号与景象特征、启发生命的景观符号、儒道文化影响下以宗祠文化和伦理教化为中心的布局意识等方面。审美内觉除注重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和理性思维外,更注重审美主体的内在性、自由性与直觉体悟方式。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蕴含的审美生成思想,包含对“气”“象”“神韵”“境界”等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以景观文化符号表达内心体验,具有想象性、抽象性、模糊性、概念性、符号性、思想性的特征。

### 3 传统村落景观生成的文化内因

#### 3.1 生成论本质及审美生成特性

生成是一种存在主体发生、发展、变化的运行过程与存在状态,“动态性和整体性是生成的最本质特征”[24]。从审美的角度来说,“生成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包括‘生’的动能与‘成’的状态”[25]。生成既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基本形式特征,是宇宙万物变化的生命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内生力与天地合成的内聚力的呈现。传统村

落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聚落景观，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表征。人们借助物质材料，结合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段，通过堪輿选址、建房筑屋、手工艺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创造出满足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以及具有一定形式美感与审美意味的文化空间形式。整个创造过程是审美能动性、内觉性与内生动力的激发和表现，具有审美生成的特性。生生不息的“生”之张力与审美状态是生成美学的本质特征，这符合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规律。因此，美是生成的，具有变易、流动、创造的过程状态。变化、创造是审美生成的基本特征，是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交互而生成的审美过程与情感体验。就认识而言，审美生成是一个具有模糊性、激发性、不预成性、不确定性的复杂思维与心理过程；就审美而言，审美生成是心智、感受、体验、情感激发的审美创造与艺术观照；从本源来说，宇宙世界不是元素材料的构成，而是物质与能量等创生（裂变性的创造）、生发的过程。因此，审美生成除具有发生、形成的含义外，还具有逻辑性、创造性、系统性、复杂性等特性。

生成具有两种基本样态：一种是由自然物质、能量、元素、因素等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化生的结果，这是生成客观世界与人化自然的基本方式；另一种是由感官、心理、生理特性而产生的感知、移情与体验，这是一种心理体验与生理感知的存在状态。“生动、生机、活力等生命体征是审美生成的重要特性；顿悟、‘兴腾’是审美生成的思维特性；同时，创造、创生、转化也是审美生成的主要特性”[25]。审美生成的发生离不开审美主、客体的联系与作用，离不开心物相合、情景相融、意境相生的“兴腾”体验和“突现”性过程。生成是审美主体对客体的直接、即时的存在而产生的“突现”体验和“顿悟”感受，既是一种心理生成反应，也是一种物理生成（创造）；既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形式的动能，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纵观人类文化的生成，由于人的同种同性同属的特性，虽然不同时期生成的文化功能、内容与表征不同，但总体上是趋同的、集体的，在审美心理上形成了趋吉避凶且具有共同审美的精神愿景与审美镜像。

### 3.2 古代生成美学的思想智慧

我国古代有大量关于传统生成论思想的表述，“认为世界万物是生成的，万物的存在是不断生成、变化与发展的过程。经典表述包括周易‘阴阳相生’、老子‘道生万物’、淮南子‘阴阳合而万物生’、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等观点”[25]。整体思维观和生成思想深刻融入了人们的宇宙观、环境观、居住观，形成“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等观念，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堪輿布局、空间形态、景观样式、艺术装饰等方面。

《周易》是我国古代审美生成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湖湘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生成的哲学基础。由数字（卦数）、图形（卦象）、文字（文理）三部分组成的图形符号成为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中常见的艺术语言符号。《易经》中的生生不息之道主要体现在：“阴阳二体的交互变化而生万物，生生为易”；《周易大传》：“天地之大德为生”[26]。受湖湘文化特质的影响，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体现在以“动”“阳”“气”为审美生成特征的范畴，同时也注重“和”“中”“静”等思维观念的表征。《易经》从对立的矛盾中，通过交合转化，从而形成了思维认识的模式和美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和生成思想。湖南沅陵县二酉苗族乡莲花池村保留的古建筑群，以座西北朝东南的最高处古建筑——“老官堂”为基础，呈扇形向左右、山脚布局。在“老官堂”古民居大门入口的石额正面，从右至左就依次阳刻有“元亨·福·利贞”5个大字。《易经》乾卦的卦辞即“乾，元亨利贞”，代表了乾卦的4种基本性质。“元亨，利贞”，是“大吉，吉占”之意。老官堂门楣上的元亨、利贞中间加上一个福字，在“大吉，吉占”的语义中自然生成“福”的文化内蕴，体现了屋主人祈盼厚德载物、富贵平安的审美愿景和守正义、祈大吉、卜吉占的审美观照。

老子《道德经》“道生万物”的生成观。作为传统哲学经典，其中的“道，是讲宇宙观的；德，是讲万物和人的本性的”[27]。老子“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观已深刻渗透在湖湘传统村落的建筑风貌、景观形态的表征符号及景观艺术图式中。基于“兴”“生”“觉”的生成方式与思维方法，村落景观中以阴阳八卦和“太极图”为文化符号的审美图式、以“三”为基数进行景观营造的比例尺度，均包含了“道生万物”的生成思想。村落“负阴抱阳”的堪輿选址观正体现出这一点。

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景观生成思想。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继承了《周易》及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并创立了对自然宇宙生成的新思想，提出“无极而太极”的生成论思想。周敦颐在其著述《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中，归纳了宇

宙生成的过程。湖南道县楼田村作为周敦颐出生地，以“濂溪故里”闻名。周敦颐在此受理学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其学术思想中具有丰富的“仁”“义”“礼”“智”等道德教义，强调《中庸》“以诚为圣人之本”和《易经》“善”的价值作用。楼田村中的爱莲堂、濂溪祠、濂溪书院、明清古民居、五星墩等文化景观，体现了伦理道德、仁爱孝道、礼制文化的德治礼教观，同时具有和谐统一、尚用崇实、简单质朴的艺术审美观，是儒道文化影响下传统审美伦理观的综合体现。濂溪故里注重匾额题字、诗文词赋的审美意趣和人文精神。村中“兰挺桂秀”“弄月”“吟风”“惟善为宝”等渗透着理学精华的匾额题字，是周氏族人继承“心性”理学文化的表征形式。周敦颐歌颂的莲花形象作为清静、圣洁的象征，广泛出现在楼田村莲瓣式柱础、莲花覆盆式柱础等景观图式语言上，与“出淤泥而不染”的文化思想相得益彰，生成“静而清”的景观意象。在周敦颐理学思想的影响和辐射作用下，新邵县温泉村的周家大院“濂溪第”、沅陵县莲花池村的向宗彦故居等建筑景观，“莲花”作为象征高洁、干净的文化符号，物化在建筑构件和艺术图式中，在主、客体心物相合、意境相生的“兴腾”体验中生成了以“静”“清”为特征的审美情境。

## 4 传统村落景观的变迁与保护

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受地理环境、社会变迁与政策调控等外化路径的影响，更受民族文化生成思想及文化心理与思维特性的内化影响。因此，在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中应结合景观生成路径与社会变迁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 4.1 国家政策驱动下的景观保护

国家政策、社会资源、土地配置等相关条例法规是促进现代景观生成与开发利用成败的重要因素。受城市化的裹挟，乡村景观的变迁乃至衰退现象日趋严重，为化解这种景观风貌异化、解体的困境，国家话语的在场为乡村景观保护与科学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上文中的刘家古村景观格局沿省道 S217 与官道布局而呈线性空间形式，由于历史悠久、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随着该村先后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湖南省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村，再到被评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景观风貌、形制也随着相关建设保护、开发利用政策与资金投入而发生变迁。现代景观风貌整治与变迁沿着省道而展开。一方面，古村整体风貌受历史文化建筑及地域文化符号影响，原有的历史文化要素、斑驳肌理材质、新旧建筑形制风貌趋向协同。通过景观织补，碎片化的斑块被织补成整合空间，混杂的村落肌理变得整体化，不仅协调了景观要素、建筑风貌的协同性问题，而且改善了公共景观环境，整治了村落杂、乱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保护村落建筑的地域特色，刘家古村对重点公共建筑、特色民居建筑进行了风貌修复，在遵循原样态、老工艺、旧材质的基础上，创新运用新材料新技术，将历史环境要素、历史文化符号融入了现代景观建设中。同时，景观保护应避免政策多元主导下主体性不明确、景观风格杂糅性的问题，尤其要避免建筑立面造型、色彩、轮廓的雷同。针对民族语言符号借用、套用、错用的问题，要遵循景观生成的审美意蕴与文化内涵特性。

### 4.2 生活方式改变下的景观提质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居住观念的改变与现代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乡村景观生成由传统农耕文明转向后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实践活动及精神价值认同等也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人的现代化成为农民精神生活变革的内在逻辑。考察中发现，基于对现代景观空间与生活方式的需求，农民在改造房屋的过程中更换了砌筑材料，砌筑起了现代材质结构的水泥房，室内也配置了现代厨卫空间与家电设备。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下的景观提质和现代化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但应正确认识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进行适度改造，同时促进村落公共景观空间的文化营造与共享，避免景观特色的雷同与创新不足问题。

### 4.3 民族文化延续下的景观传承

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是民族生成思想及文化心理的内化结果。腊元村拥有“勤耕谦学，乐善融睦”的崇文理念和重教明礼的“门文化”景观。这种以匾额、楹联为物质载体，表达明志、纪念、期许、教化等家国观念与群体共识的文化景观，传播了“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的教化思想，以及腊元村“门文化”的精神信仰与价值取向。这些以家国为主旨含义构建的话语体

系，对于维护乡村秩序、构建乡土文化、凝聚民心民力具有积极的作用。现代和美乡村建设离不开传统“门文化”所表达的家园文化、家国情感的景观形式。“门文化”作为体现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景观载体，应避免时代变迁下景观形式趋于简单化，甚至逐渐消失的迹象，这是我们应该注意保护、传承、开发的文化资源。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蕴含在堪輿选址、村落建筑、楹联匾额、雕刻装饰等景观形式与内容上，体现在阴阳八卦图形符号及其民族文化的哲理诠释中。村落景观的变迁与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调控等外界影响和传统文化内生作用的双重驱动。总体来看，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生成于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为艺术表征的生活图景，是基于人们长期生产实践及认识论基础上审美生成的艺术观照。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湖湘传统村落的地理与物候决定并形塑了景观空间结构。同时，村落生息图景是生态环境、产业经济、生活场景等人文地理与经济气象的审美映照。湘西、湘中、湘南地区的传统村落体现了不同地域下地理环境、区域交通、民族文化等要素对村落景观生成与变迁的影响。(2)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受《周易》八卦、老庄“创生”、周敦颐“太极”等中国传统生成论思想影响，在“兴”“生”“觉”的生成机制中形成了“生生不息”的景观特征。(3)国家政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改善与民族文化延承是促进村落景观变迁与发展的动因，应遵循景观生成的基本逻辑，在生成系统环境中传承、保护村落景观。

### 5.2 讨论

村落景观形态是农耕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实践生产的生活图景，并随着社会变迁和政策调控等外部因素而产生变迁。通过对五宝田村、刘家古村、腊元村和外沙村的田野考察与研究论证，可以看出湖湘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不仅是地理环境下的景观建造，也是蕴含生命活力、家国情怀与审美伦理的艺术观照。传统村落景观是饱含乡愁、安顿心灵、承接现代文明与生活方式的珍贵文化资源，更是培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宝贵财富。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景观生成变迁的历史逻辑，遵循中国传统哲学“生成论”思想及方法，探讨现代景观生成、艺术创造、文化发展及现代审美观、价值观的生成规律，对诠释我国传统村落的景观生成机制、传承村落景观的文化艺术内核、科学保护和发展的，以及培育生态聚居、产业经济、审美文化、生活安全相聚合的乡村生息图景提供了参考。对基于生成思想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等“系统论”“整体论”进行的景观生成与变迁新阐释，为研究现今乡村面临的景观文化衰落、生态发展失衡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思考。

### 参考文献：

- [ 1 ] 胡彬彬 . 小村落，大文化 [N]. 光明日报，2013 - 05 - 06(05).
- [ 2 ] 胡春华 .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N]. 人民日报，2022 - 11 - 15(6).
- [ 3 ] 姚亦锋 . 中国乡村审美空间的形成 [J]. 江苏社会科学，2018 (2): 232 - 237.
- [ 4 ] 张婕，蒋雪峰，谢旭斌 . 滇西北平坝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演变及 影响因素——以云南省祥云县大仓村为例 [J]. 经济地理，2023，43(9): 197 - 207.
- [ 5 ] 凡来，刘洋，张大玉 .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及其影 响因素 [J]. 经济地理，2023，43(7): 203 - 214.
- [ 6 ] 王兆峰，张青松，陈勤昌 .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 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J]. 经济地

---

理, 2023, 43 (5): 229 - 238.

[ 7 ] 姚亦锋 . 江苏省地理景观与美丽乡村建构研究 [J] . 人文地理, 2015, 30(4): 108 - 115.

[ 8 ] 李小建, 胡雪瑶, 史焱文, 等 .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J] .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 1): 3 - 14.

[ 9 ] Manel S, Holderegger R. Ten years of landscape genetics [J] .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13, 28( 10): 614 - 621.

[ 10 ] 刘沛林 .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1 ] 印朗川, 刘沛林, 李伯华, 等 . 传统聚落景观形态基因图谱研究——以湘江流域为例 [J] . 地理科学, 2023, 43(6): 1053 - 1065.

[ 12 ] 刘沛林, 刘颖超, 杨立国, 等 .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 ——以张谷英村为例 [J] . 经济地理, 2022, 42( 12): 232 - 240.

[ 13 ] 姚亦锋 . 以生态景观构建乡村审美空间 [J] . 生态学报, 2014, 34(23): 7127 - 7136.

[ 14 ] Li Y R, Li Y, Fan P C, et al. Impac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ral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typical watershed of the Loess Plateau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J] . Land Use Policy, 2019, 86: 339 - 350.

[ 15 ] 简德彬 . 乡土何谓? ——乡土美学引论之一 [J] .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3): 22 - 27.

[ 16 ] 王艳雪, 包智明 . 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景观变迁与生产——对内蒙古东部一个村落的实地研究 [J] . 社会发展研究, 2019, 6(3): 22 - 40, 242.

[ 17 ] 邱云美 . 不同语境下民族村落景观变迁的差异化研究——以浙江莲都区上塘畈和沙溪畲族村为例 [J]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6): 53 - 59.

[ 18 ] 谢旭斌 . 中国传统村落——五宝田 [M] .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8.

[ 19 ] 谢旭斌, 张鑫 .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 [J] .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31(5): 115 - 121.

[ 20 ] 唐成君 . 湖南丘陵地区乡村规划地域适应性研究 [D] . 长沙: 湖南大学, 2020.

[ 21 ] 谢旭斌, 陈立波 . 传统村落景观中审美内觉的现代转化研究 [J] . 工业工程设计, 2019, 1( 1): 71 - 74.

[ 22 ] 谢旭斌 . 拯救老屋行动——湖湘百年老屋寻访手记 [M]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8.

[ 23 ] [日] 今道友信 . 东方的美学 [M] . 蒋寅, 李心峰, 等, 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 [24 ] 金吾伦 . 生成哲学 [M]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25 ] 谢旭斌 .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研究 [D] . 长沙: 中南大学, 2019.
- [26 ] 张岱年 . 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J]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4, 9(3): 3 - 6.
- [27 ] 崔中平 . 老子译注 [M]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